

百朝宫廷演义丛书



山西人民出版社

朝义  
十  
宫  
演

• 许慕義 著



# 元宫十四朝演义

许慕羲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姚 军  
复 审:李广洁  
终 审:崔元和

百朝宫廷演义  
元宫十四朝演义  
许慕羲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5 字数:430 千字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山西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8500 册

\*

ISBN 7--203—03269—8  
G · 1372 定价:16.00 元

# 目 录

第一回	巧遇合乘龙跨凤 泣孤孀别鸽离鸾	1
第二回	白光入室天赐麟儿 玉貌如花喜谐鸳侣	7
第三回	俺巴该中计受非刑 斡难河游猎遇美妇	12
第四回	劫佳人联成姻眷 发娇嗔追回叛徒	17
第五回	奔波亡命潜迹水内 倚翠偎红匿迹车中	22
第六回	一宵温柔订密约 两行清泪送情人	27
第七回	缔嘉偶良宵成礼 觅娇妻黑夜进兵	32
第八回	庆生还月圆花好 烹俘虏目惨心伤	37
第九回	吃寡醋当筵批颊 得天佑临阵反风	42
第十回	毳帐温柔重寻旧梦 妆台缱绻又得佳人	47
第十一回	闻娇叹怒歼情敌 释前嫌喜订新盟	52
第十二回	诈许婚有意背盟 激诸将拼命却敌	57
第十三回	灭克烈帖木真施威 杀汪罕太阳汗夸口	63
第十四回	灭乃蛮杀夫取妇 平朔漠即位称尊	69
第十五回	选美色使臣被拘 擒女酋主将寻欢	74

<b>第十六回</b>	张盛筵欢飨臣僚 信谗言祸生骨肉	79
<b>第十七回</b>	舍亲女西夏投诚 献公主金邦乞和	84
<b>第十八回</b>	因妇翁女夫背义 定储位兄弟相争	89
<b>第十九回</b>	讨回部威震讹答刺 征西域兵进印度河	94
<b>第二十回</b>	二回妇挥泪辞故乡 两公主承恩怀妒意	99
<b>第二十一回</b>	并后匹嫡群女争宠 长枕大被雄主销魂	104
<b>第二十二回</b>	嘱后事英雄洒泪 遇良缘儿女柔情	110
<b>第二十三回</b>	遇强暴美人殉节 刺亲王勇士丧身	115
<b>第二十四回</b>	盗骨报仇克遂心愿 脂香粉阵渎乱宫闱	121
<b>第二十五回</b>	断玉臂珍重人道 伐金邦继承先志	127
<b>第二十六回</b>	信巫师施雷代君 破蔡州完颜亡国	132
<b>第二十七回</b>	坠城楼美妇殉节 争浮桥勇将捐躯	138
<b>第二十八回</b>	导荒淫奸佞得志 兴土木黎庶遭殃	143
<b>第二十九回</b>	筑神坛喇嘛传道 纳回妇净室求仙	149
<b>第三十回</b>	纵声色太宗逝世 逞威福皇后临朝	154
<b>第三十一回</b>	定大位亲王主政 立新君宗族生嫌	160
<b>第三十二回</b>	忽必烈兵征大理 蒙哥汗师侵南宋	166
<b>第三十三回</b>	三道诏敕建元立极 一代规模开国承家	171

<b>第三十四回</b>	覆压山南宋亡国 死柴市丞相尽忠.....	176
<b>第三十五回</b>	忠魂不泯名著千秋 琼岛聚宴栏陈百兽.....	181
<b>第三十六回</b>	诛谏臣丧心病狂 崇西僧灭天毁圣.....	186
<b>第三十七回</b>	详梦兆喜获遗骸 伐陵寝虐及枯骨.....	191
<b>第三十八回</b>	幸上都花香玉笑 听轻讴魄荡魂销.....	196
<b>第三十九回</b>	讨日本两遭败衄 征占城再招师徒.....	202
<b>第四十回</b>	因忧惧太子逝世 落圈套王妃悬梁.....	207
<b>第四十一回</b>	巡辽河铁木耳出师 谋叛变诸王子败绩.....	212
<b>第四十二回</b>	绝饮断食烈士死节 披星戴月侠女复仇.....	217
<b>第四十三回</b>	抒快美人心权臣伏法 为忧紫微变雄主销魂.....	223
<b>第四十四回</b>	五台迷西僧太后纵欲 宫闱生异象天子解迷.....	229
<b>第四十五回</b>	酒醉心迷陈仓暗渡 香消玉损红鸾夜逃.....	234
<b>第四十六回</b>	拂柳扬花红粉初度 温衾暖帐伶官受恩.....	239
<b>第四十七回</b>	膺圣恩矫诏诛奸佞 建佛事僧徒乱禁宫.....	244
<b>第四十八回</b>	软语温情禁宫乱国母 娇嗔狞怒膝下慰相知.....	250
<b>第四十九回</b>	兴圣宫国母纳新宠 殖边廷周王泄异谋.....	255
<b>第五十回</b>	矢志不从节妇刺面 欺心谋害恶奴出首.....	261
<b>第五十一回</b>	寝宫私语贱妃逞奇谋 荒郊射猎忠臣得侠士.....	267

<b>第五十二回</b>	热闹场中乡女损节 阴云道上贤主被弑	273
<b>第五十三回</b>	庆生辰朱医开华宴 盼情侣闺阁露相思	279
<b>第五十四回</b>	慰前情闺中谈佳话 虑后患良臣请除奸	284
<b>第五十五回</b>	敞琼宴席上传情 贪美色宫中受制	290
<b>第五十六回</b>	敕贵妃姊妹受皇恩 失神主窃盗兴太庙	295
<b>第五十七回</b>	传假旨逼嫁孀雌 建斋醮举行大赦	300
<b>第五十八回</b>	集都堂大臣会议 陈时政平章辞官	305
<b>第五十九回</b>	当朝进谗帝师行奸 狭路相逢公主受辱	310
<b>第六十回</b>	结旧臣怀王抱大志 睹美色番僧起淫心	315
<b>第六十一回</b>	经声法鼓忽亡帝主 带刀夺门议立君王	320
<b>第六十二回</b>	立幼主奸相弄权 入大都藩王即位	325
<b>第六十三回</b>	百骑锐卒惊敌寨 一片角声退雄兵	330
<b>第六十四回</b>	落陷坑驸马中计 入关门诸王被擒	335
<b>第六十五回</b>	权相奸臣奉宝出降 泣鸾悲凤别州安置	340
<b>第六十六回</b>	酬功勋宗女厘降 登宝位使臣劝进	345
<b>第六十七回</b>	进鸩酒故后衔冤 施巫蛊逆臣受首	351
<b>第六十八回</b>	立储君阴魂附体 避冤孽皇子移居	356
<b>第六十九回</b>	佯嗔薄怒废后失节 蔑理乱伦藩王迎妃	361

<b>第七十回</b>	受冥谴文宗崩驾 立嗣君奸相怀疑.....	366
<b>第七十一回</b>	称兵犯阙祸延灭族 逼君弑后殃及深宫.....	371
<b>第七十二回</b>	停科举遭谪谏官 议徽号尊崇婶母.....	377
<b>第七十三回</b>	戮宗王奸臣欺主 逐伯父大义灭亲.....	383
<b>第七十四回</b>	千秋遗恨太后归天 万里奉亲贤臣远戍.....	389
<b>第七十五回</b>	提旧事片言回圣意 遇新宠半夜沐君恩.....	394
<b>第七十六回</b>	贾友恒建议治河 韩山童妖言惑众 .....	400
<b>第七十七回</b>	进番僧初习演揲儿 选少女秘传双修法 .....	406
<b>第七十八回</b>	天魔舞锦簇花团 人兽斗血飞肉溅.....	411
<b>第七十九回</b>	扫群寇迭克名城 应天象忽亡大帅.....	416
<b>第八十回</b>	明太祖奠定中原 元顺帝出奔北塞.....	420

诗曰：斡难河边王气钟，天教胡虏逞英雄；  
 亡金灭宋浑间事，从此声威震亚东，  
 胡运方张汉运终，中华文物尽成空；  
 百年未满群雄起，二七相传数已穷。

# • 第一回 •

## 巧遇合乘龙跨凤 泣孤孀别鹄离鸾

层峦重迭，流水弯环，丛林夹道，古木参天，于群山回嶠之中，现出一片平畴旷原。此时乃是四月天气，塞北地方，春色初来，那片平畴，岫屿拱卫，烟云缭绕，虽没有江南地方的桃红柳绿，风景宜人，但是河流萦带，映着那山林景色，也就倍觉鲜妍了。<sup>\*</sup>在这寂静无声，山林沉默的当儿，忽听得马蹄得得，自远而来，其行甚疾。一转眼间，便见两骑高头骏马，驮着两个年青力壮、身材魁梧的塞外英雄，直向这不儿罕山的平畴而来。两个少年到了不儿罕山内，见着这片平畴四面都有山峰环抱，河流错杂，更兼正在春天，树木欣欣向荣，草色芊芊铺地，真是别有天地一般。那走在后面年纪略轻的少年，见了这般风景，便唤着前面年纪稍长的少年说道：“哥哥，这地方的山川形势，比到俺们住的阿儿格乃衮山，又要高过数倍了！俺们何不弃了那地方，迁移到这里来居住呢？”那年长的少年听了，随即说道：“朵奔巴延，你的话说，未尝不是，这样的好地方，我心里也很是艳羡！但恐怕已经有了主儿，不能遂我们的心愿了。”朵奔巴延不待说毕，便恼得跳将起来。他急切之间，也不叫那少年是哥哥了，直呼着他的名字道：“都蛙锁豁儿，你怎么没有志气呢？便是这地方有了主儿，又待如何？放着俺弟兄两人这样的英雄，即使那主人生得三头六臂，和天神一般厉害，俺也要将这地方夺了过来，扎营居住呢。”都蛙锁豁儿道：“兄弟，你弄错了，我并不是心中惧怕，不敢要这地方，只因未知这地方究属哪一部的管辖，不能不打听清楚，便冒冒失失的迁来居住。你心内既深爱这地方，我们且向前去，找个人问明这主儿是什么人，方可设法迁移。”朵奔巴延听了这话，方才平了气性，便和都蛙锁豁儿，各自牵了坐骑。

才出山来，走不到半里路远近，都蛙锁豁儿，忽将手中的马鞭指着前面

的朵奔巴延说道：“兄弟，你可见那边行人里面有个艳美的美人儿么？”朵奔巴延道：“美人便怎么样？哥哥瞧着心里爱她，莫非要娶她为妻么？”都蛙锁豁儿道：“我已娶有妻房，如何还要这个女子。只因你年已长，还没成就亲事，意欲问明这个女儿，如果没有许字，便说给你作为妻室，岂不很好么？”朵奔巴延正在壮年，巴不得娶个妻房，以免寂寞。听得都蛙锁豁儿要与他说亲，心内自然愿意。便道：“我们和这群人，距离得很远，瞧上去觉着这个女子坐在车中，似乎身材窈窕，很是美丽，不知近看时究竟长得如何？”都蛙锁豁儿笑道：“你要辨别她的妍媸，不好跑上去仔细观看么？”朵奔巴延好色心重，听了这话，果然放开大步，跑向前去。见一丛百姓里面有一辆黑油车儿，车上坐着一个少年女子，丰容盛鬢，杏脸桃腮，端端正正坐在车上，好似天仙下凡一般，果然远看不如近看。朵奔巴延一见这个女子，觉得眼花缭乱，半个身子，几乎软化下来，痴痴的立在那里，眼睁睁的望定那车儿，一声也不响。忽觉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方才回转身来看时，原来不是别人，正是他哥哥都蛙锁豁儿，满面含着笑容问道：“如何？这女子可算得美人么？”朵奔巴延也没工夫和人说话，只点了点头，仍旧回身，一眼不眨的瞧着车上的女子。

都蛙锁豁儿见他失神落魄的样子，心内很是好笑，忍不住朗声说道：“你发痴么？光是看着，有什么用处，何不上前去问明她的姓氏呢？”朵奔巴延经这一提，方才醒悟转来，暗道：“我真糊涂极了！不问明她的来历，如何可以说亲呢？”便抢上几步，向这群人问道：“你们从哪里而来，欲往何方去？”众人之中走出个老头儿答言道：“俺是豁里刺儿台蔑儿干的一家，本来是巴儿忽真的主儿，迁居在豁里秃马敦地面，因为那地方，禁捕貂鼠等物，无以为生，所以带着家属，全伙儿投奔此地。”朵奔巴延又道：“这车上坐的少年女子，是你什么人？”老头儿道：“是我的外孙女儿。”朵奔巴延又道：“她叫什么名字？”老头儿听到这里，勃然变色道：“俺与你素不认识，俺行俺的路，你干你的事，两下水米无交，你如何盘问着俺，连俺外孙女的名字，都要究问起来，岂非奇事么？”朵奔巴延见老头儿出言责备，心内不禁火冒，正要大声呵斥，都蛙锁豁儿见兄弟举动冒昧，深恐把事情闹决裂了，连忙上前，将朵奔巴延推在一旁，自己趋上前向老头儿深施一礼，陪笑说道：“老人家休要发怒，刚才我这兄弟，并非怀着歹心前来盘诘行踪。我便是前面阿儿格乃衮山的部长都蛙锁豁儿，那个问你来历的便是我的亲兄弟朵奔巴延。我两人在蒙古部落里面，虽没什么了不得，也还小小的有些名气，老人家想必也听人说过的。”那老头儿

听到这里，便减去了怒容，换了喜色，说道：“你原来是阿儿格乃罕山的部长都蛙锁豁儿么？俺听得人说，都蛙锁豁儿兄弟两个都是了不得的英雄，将来的前程不可限量，因此很想一见，不意却在此处会着。”都蛙锁豁儿忙道：“惭愧得很！我兄弟二人年纪尚轻，有什么能耐敢劳老人家称许。但不知你老人家尊姓大名，还请赐教。”老头儿道：“我名巴尔忽歹蔑尔干，生平只有一个女儿，名唤巴尔忽真豁呵，嫁给了豁里秃马敦地方的官人，生下一个外孙女儿，取名阿兰郭干。俺本来随着女儿女婿在豁里秃马敦一块儿居住。近来那地方忽然发生了禁捕貂鼠等物的禁令，所以携了家眷要在不儿罕山居住，因此前来的。”都蛙锁豁儿道：“这不儿罕山难道没有主人么？”老头儿道：“这山的主人也是有名气的，叫作晒赤伯颜。”都蛙锁豁儿道：“这地方原来属晒赤伯颜该管，倒也罢了。只是你的外孙女儿，可曾许字么？”老头儿道：“尚未许字。”都蛙锁豁儿道：“我的兄弟朵奔巴延，年纪已长，尚未娶亲。我意欲代兄弟作伐，娶你外孙女为室，不知老人家意下如何？”老头儿听了这话，暗中想道：“俺从豁里秃马敦迁移到这里来，正恐没有照应要受本地人的欺负，现在把外孙女给了都蛙锁豁儿的兄弟，他是个堂堂部长，又在邻近的地方住着，俺们岂不很有靠傍么？”想到这里，心内很是愿意，但不知外孙女的意下如何。便对都蛙锁豁儿道：“蒙你不弃，愿结姻亲，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俺的外孙女，现在车内坐着，待俺去问她一声，免得将来有甚埋怨。”说着就回身到黑油车前，向阿兰郭干说知。此时，朵奔巴延立在一旁，眼睁睁的望着坐在车中的阿兰郭干。阿兰郭干正在盛年，情窦已开，瞧着朵奔巴延身材魁伟，一表堂堂，她的芳心中也不由的生出一种恋爱。见朵奔巴延向自己呆呆看着，禁不住嫣然一笑，也将一双秋水似的秀眼向朵奔巴延斜溜过来。这一笑不打紧，直把个朵奔巴延弄得神魂无主，全个儿身体软瘫瘫的好象一些气力也没有，几乎倒下地来。两个人正在得趣之时，恰巧老头儿到车前，把都蛙锁豁儿代弟求亲的话，向阿兰郭干说了一遍，问她意下如何？阿兰郭干心内早已愿意。只因当着许多人未便答应，不觉粉脸红晕，呈出一股娇羞之态，低头无语。老头儿见她不语，遂又催促道：“人家等着回话呢？允与不允，说了出来，俺好去和他说明，何必害羞不言，迁延时刻呢？”阿兰郭干被逼不过，只得含着羞将头点了两点，表示允许这门亲事的意思。老头儿见外孙女答应了，便回身去告知都蛙锁豁儿。都蛙锁豁儿见姻事成就，心下大喜！忙回身招呼朵奔巴延，来向老头儿行甥舅之礼。哪知朵奔巴延直挺挺的立在那里，望着

车儿上的阿兰郭干，一声儿也不答应。都蛙锁豁儿喊了几遍，不见理睬，心内十分焦灼，走上前去，在朵奔巴延背上重重的击了一掌，他方才“哎哟”一声，回转头失张失致的问道：“你无缘无故的打俺做什么？”都蛙锁豁儿忍不住笑将起来道：“你不用发痴了，这头亲事已经说成，快随我去行礼罢。”原来朵奔巴延因为看阿兰郭干看出了神，都蛙锁豁儿向老头儿说亲的事情，他都没有觉得。忽然听说亲事已经成就，乐得他心花怒放，随着都蛙锁豁儿，来到老头儿跟前行了礼。都蛙锁豁儿也向老头儿叙了亲戚之谊，订明迎亲的日期，方才分手告别。都蛙锁豁儿兄弟二人，飞身上马，奔回阿儿格乃袞山自己的营帐里，预备娶亲的事情去了。

但是在下开首写了这一段突如其来文字，看官们虽然知道都蛙锁豁儿兄弟二人是蒙古人种，却没有明白二人的来历，未免要说在下胡乱捏造，太没根据了。现在都蛙锁豁儿兄弟，回到自己营帐，料理娶亲的事情，在下正可趁此把二人的来历叙明。原来都蛙锁豁儿是蒙古种族，向居中国北方，从历史上研究起来，是古来高昌突厥之故地。在唐朝的时候，本是室韦的分部。相传他们这个种族发生的时候，乃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和一个白色的鹿，配偶了生下来的。他的始祖名唤乞颜，与邻部构衅，屡次打败，不能存立，来到斡难河旁的阿儿格乃袞山中居住。这座山险峻异常，四面都是层峦迭嶂，内中却有一片平原，土壤肥美，河流萦带。乞颜得了这处地方，知道和他们的生活最为适宜，便在山内支帐居住，把跟随前来的男女，互相配偶，生育渐渐繁盛，遂即成为部落，共推乞颜为主，称之为乞要特。从此生育繁茂，拓疆启宇，数十传之后，到了都蛙锁豁儿和朵奔巴延兄弟二人手里。这二人都生得身大力大，凡是毒虫猛兽，遇着他们，没有不应手而毙的。因此都蛙锁豁儿兄弟二人的声名远播，人皆慑服。

这日因为天行晴朗，塞上春来，兄弟二人在帐中无事，便跨着马出外闲游。无意之中来到不儿罕山下，遇见阿兰郭干，替朵奔巴延定下了亲事。回到帐中，便由都蛙锁豁儿将平日射猎所得的兽皮，一齐取出，拣了鹿皮、貂皮、狐皮各两张；鼠皮、獭皮各四张，等到订定的日期，将来装在车上。朵奔巴延换了一身新衣，命人推了车儿，随着他到不儿罕山下，把阿兰郭干迎娶回来，对着天地，行过了婚礼。双双入帐，成就了百年姻眷。不过三四年光景，阿兰郭干已连生两子。长子名布儿古讷特，次子名伯古讷特。朵奔巴延瞧着两个儿子，十分欢喜。每日里仍同着哥哥都蛙锁豁儿出外游猎，晚上回来便

逗着两个儿子玩耍，岁月过得十分快乐。

哪知天道忌盈，乐极悲生，都娃锁豁儿忽然一病不起，遂尔逝世。在生之日共有四个儿子，都是性情刚暴、倔强异常。朵奔巴延念着骨肉之情，常常劝诫他们。哪知四个侄儿，非但不肯听从他的教训，反把叔父婶母，看同仇人一般。朵奔巴延看了他们的行为，十分生气，料知住在一处，必定没有好结果，便拿定主意，与四个侄儿离开居住。遂往都娃锁豁儿坟上哭了一场，携了阿兰郭干和两个儿子，迁居于不儿罕山下。日间带着鹰犬，携了弓箭出外打猎。夜间与阿兰郭干共抚两儿，倒也过得自由快乐。谁料不上数年，朵奔巴延竟生起病来卧床不起。阿兰郭干直急得手足无措，只有掩面哭泣。这个当儿，幸亏阿兰郭干有个妹夫，名唤玛哈戮的，前来看望，替他延巫祈禳。无如朵奔巴延天命已尽，哪里挽回得来！迁延了数日，非但不能轻减，倒反加重起来。朵奔巴延自知无望，便把后事嘱托了玛哈戮，竟是一命呜呼。阿兰郭干盛年丧夫，寂寞寡欢，免不得吊影生悲，终日涕泣。幸得妹夫玛哈戮受了朵奔巴延之托，日日前来替她料理家事，而且知痛着热，体贴入微。阿兰郭干在悲苦之中得了这样一个知己，便把思念丈夫的心，慢慢的淡了下来。

转眼之间，过了一年，阿兰郭干的肚皮，忽然膨胀起来。过了数月，居然产下一子。此子产后不上三年，连生了两子。无夫生儿，左近之人，皆疑阿兰郭干不甘寂寞，必有外遇，因此窃窃私议。就是布儿古讷特和伯古讷特兄弟二人，也心生疑忌。暗中说道：“我母亲既无丈夫又无兄弟，忽然生下三子，家中只有姨丈玛哈戮，时常来往，莫非他与我母做下暧昧事情么？”这话被阿兰郭干闻知，遂命古讷特兄弟入室说道：“我无夫生子，乃是上天所赐。自你父亡故之后，我安心守节，抚养你们，并无所私。唯每夜安睡以后，便有白光一道，自天而降，从窗间入内，化为金甲神人，光芒四射，透入我的肚内，遂即有孕。看将起来，你这三个兄弟，皆是神人降生，将来的福禄，未可限量。外人议论纷纷，我也不屑与较。你二人乃我亲生之子，也要生疑，在背地里说我的短长，因此不能不加辩白。”古讷特兄弟听了阿兰郭干这一番闻所未闻的言语，心中仍不相信，但因母亲如此说法，不便和她辩驳，面上却现出一种不甚相信的神气来。阿兰郭干已知他们的意思，遂又说道：“你们不信我的话么？要证实这事，极其容易。你们只要在我寝室左右，窥伺数宵，有无白光出入，便可明白了。”古讷特兄弟还似信非信的应声退出。两人暗中议道：“世上哪有白光入腹便能生儿的道理？我母的话恐是虚言。她既叫我们在寝室左近

窥伺，我们就依了她的话，看可有白光从天上降下么？”两人商议定了，夜间悄悄的前去偷窥。未知可有什么发现否，且听下回分解。

## • 第二回 •

### 白光入室天赐麟儿 玉貌如花喜谐鸳侣

话说古讷特兄弟因他母亲无夫而孕，连生三子，便在寝室左近悄悄候着。到了二鼓将阑，果见有道白光，闪入他母亲阿兰郭干卧室里面，直到五鼓时候，方才飞出。古讷特兄弟亲眼瞧见这样的奇事，方才相信这三个兄弟果是上天所赐，神人所产。从此以后，不敢在背地里议论他的母亲，并且看待这三个兄弟，也格外亲热。阿兰郭干见他们深信不疑，心中窃喜，遂将先生的取名不哀哈搭吉，次生的取名不固撒儿只，第三个取名李端察儿。这三个小孩儿之中，惟有李端察儿最为奇特。初生之时，祥光满室；落地之后，啼声洪亮。阿兰郭干知道他不比寻常，格外钟爱，小心抚养。

时光迅速，眨眨眼李端察儿已是十余岁。阿兰郭干忽然受了感冒，生起病来。到得弥留之时，五个儿子皆在床前伺候。阿兰郭干含着眼泪，嘱咐五子道：“你们兄弟，皆是同胞所生。我死之后，须要互相亲睦，万勿自启猜疑，致为外人所乘。”说着，便命李端察儿取了五支箭来，令兄弟五人，各折一支。五人奉命，应手而断。阿兰郭干又命五人将箭合在一起，捆做一束，叫他们轮流着尽力折箭。哪知用力折去，皆不能断。阿兰郭干道：“这箭分开了，就容易折断，合拢了就不能折断。可见单则易折，众则难摧，你们兄弟五人，就如这五支箭一般，须要互相和睦，万勿分开。倘能牢记此言，我死了也就瞑目了。”五子都唯唯应命，阿兰郭干遂即逝世。

殡葬已毕，布儿古讷特头一个便倡议分析。李端察儿不以为然，向他说道：“哥哥忘记了母亲临终之言么？那五支断箭还在着呢。怎么母亲骨未寒，便要分析？”布儿古讷特哪里肯听他的话，遂自作主张，将家中所有之物分为四股，每人各得一股。唯有李端察儿，一人向隅，丝毫未曾分与。李端察儿愤

愤不平的说道：“我也是母亲所生，因甚你们皆有家产，独外我一人呢？”布儿古讷特道：“我并非不分给你。因你年纪过小，不能执掌家产，倘若分给了你，必为外人所夺。现在将家中的一匹秃尾马给了你，所有你的饮食，都由我四人轮流着供给罢。”李端察儿尚不肯依，无如他们一口同音，赞成布儿古讷特的办法，料知争亦无益。当下分析既毕，李端察儿除了一匹秃尾马之外，丝毫没有分得，心内愈想愈愤道：“我也是一个男子，为什么住在这里受他们的欺负，何不另行谋生去呢？”遂即牵出了那匹秃尾马，挂了刀剑，携着弓矢，腾身跨上马背，也不向兄嫂告辞，竟自离家而行。心内并没一定的方向，随着马信步走去，不知不觉到了巴尔图山。

这座山麓有条大河，弯环曲折才入里面，沿河岸都是参天老树，草木甚是繁盛。那秃尾马走得已经疲乏，见了水草，奔向前去，任情吞噬，李端察儿四面眺望了一番，见这地方十分幽静，口中自言自语道：“我瞧这里山重水复，草木畅茂，禽兽繁殖，正合我的生活，何不在此居住下来呢？”当即飞身下马，把秃尾马系在树根，任它嚼草。从腰中拔出刀来，砍树伐木，支架起来，用草覆盖于上，居然造成一间茅舍。在内存身，取出所带的干粮吃了一饱。到得次日，登高瞭望，适见一头大鹰攫了野鹜，在那里啄食。李端察儿喜道：“我一人在此，那匹马可以做我脚力，再取了这鹰做我的伙伴，搏取食料，岂不添了绝好的助力么？”当下拔下马尾结成一绳，打了个圈，蹑手蹑脚，轻轻的来至大鹰背后，将绳圈对准鹰的颈项，抛将过去，恰恰把鹰套住，牵了过来，捧于手内。对它笑说：“我孤身无依，你正可与我做伴，从此以后，你我各不相离，寻取野物，以延生命，可好么？”这大鹰好似懂得言语一般，绝不倔强，听他的命令。李端察儿调驯了这鹰，果然得它的助力不少。每天搏取的野鹜小鸟，为数甚多，吃不了许多，将剩下来的食物挂在树上，晒干了贮存着，以备不时之需。这一来食料十分富足，可以不忧匮乏。只有一件，思饮马乳，无处可得，心中甚为不快。

这日清晨，登山眺望，遥见巴尔图山左，有炊烟飞起。李端察儿心下想道：“那边既有炊烟，其下必有居民，估量炊烟飞起的所在，距离这山并不很远，何妨前去寻觅居民，向他们乞取马乳呢？”主张已定，遂即徒步下山，直向那边走去。行不到半里之遥，果有一丛人民结帐而居，约有数十家之多。正有一个少年，在帐外挤取马乳。李端察儿见了，不禁馋涎欲滴，迳趋少年之前，向他乞取。少年道：“这马乳乃是俺全家的饮料，如何可以给你？”李端察

儿再三相求，少年只是不允。惹得李端察儿性起，猛飞一脚将少年踢倒，将盛马乳的皮桶抢在手中，回身要跑。不料那少年高声叫喊，顷刻间各帐篷里走出许多人来，把李端察儿拦住。那被踢在地的少年，也已腾身跃起，大声说道：“不知哪里来的野人，强抢俺的马乳，你们休要放他逃走。”众人不待言毕，一齐上前捉拿强盗。李端察儿见他们来势汹涌，也不慌惧，连忙放下手中的马乳桶，大吼一声，向众人扑去。众人围上前来，将李端察儿裹在核心，你拳我脚，如雨点一般乱打不已。李端察儿独自一人敌住十余个大汉，格避躲闪，忽起忽落，矫健异常，没有一人能够近得他身。正在狠命死扑的当儿，那帐篷内又走出一个年约六七十岁须发皆白的老者，身旁随着个怀孕的妇人。见李端察儿抵敌众人十分勇猛。老者连声赞道：“好个英雄少年，决不是没有来历的人。”那怀孕妇人听了，便向老者含笑道：“何不止住他们问个清楚呢？”老者点了一点头，向众人喝道：“你们不要乱打，且停了手，老汉自有话说。”众人听了，一齐住手不打。老者向李端察儿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何到这里来骚扰？”李端察儿道：“俺本是阿儿格乃袞人，因与兄嫂不和独自走了出来，暂住巴尔图山，缺少了马乳，无从置办，来此寻觅。不意那个少年出言不逊，是俺一时性发，把他一脚踢倒，因此厮打起来。”老者道：“为了区区马乳，何至死命相搏？你既无从取办，便在俺们这里取些挤现成的去就是了。”李端察儿道：“你们若肯给与马乳，俺也不白要你们的。俺那里野物很多，情愿把来相换。”老者道：“如此也好。”当下分了些马乳给他。李端察儿果然取了些余存的野物送给他们。反因一场厮打，结成相识了。从此李端察儿每日必去换取马乳。两下熟识之后，方知那地方叫做札儿赤兀，共有数十家居民，并无部长管领，随意居住，如同散沙一般。

李端察儿旁的事情都不关心，唯有对那日厮打的时候很随老者身旁的怀孕妇人，他却念念不忘。每次到札儿赤兀来，取马乳，总要和这怀孕妇人兜搭一会。这妇人叫做李端哈屯，是那老者的媳妇。她见李端察儿生得年少英伟，心内很是喜爱。李端察儿到来，李端哈屯总要迎了出去闲谈几句，多取些马乳给他。因此，李端察儿时时记念李端哈屯，要想和她细叙衷曲，却因自己孤掌难鸣，恐怕弄出事来，敌他们不过，只得忍耐住了。这日臂鹰跨马，又到札儿赤兀来取马乳。忽见一人迎将前来，高声喊道：“李端察儿，你怎么抛弃了我们，独自来到此地呢？我惦念得什么似的，快快随我回去罢。”李端察儿抬头看时，乃是自己的哥哥不袞哈搭吉。原来李端察儿不别而行，众人皆不